

消失於硝煙中的戰地記者方大曾(上)



人與事 屈穎妍

經歷過二〇一四非法「佔中」和二〇一九年「黑暴」，大家一定明白真相有多重要，而報道真相、留住真相、廣傳真相，甚至將真相紀錄成歷史，靠的，就是記者。

從前，記者有無冕皇帝稱號，大家用「鐵腳、馬眼、神仙肚」來敬佩記者，但自從蘋果日報出現，改變了傳媒生態、改變了記者的做事手法、改變了新聞的價值觀，令香港人開始害怕記者，甚至鄙視記者。我作為一個傳媒人，也是曾經的前線新聞工作者，看到社會大眾對記者漸漸失去尊重，實在可悲。

六月十二日，我參加了大公報一百二十周年報慶活動，當天除了冠蓋雲集，最讓我印象深刻，是現場的展板。那些展板，簡介了大公報這份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亦是全世界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所走過的路。而毛澤東主席著名的一幅親筆題字：「為人民服務」，原來就是送給大公報的。

在當天的展板中，我看到八個文章救國的故事，原來，抗戰期間，大公報有很多戰地記者，以筆和攝影機，出生

入死，在烽火連天中記錄歷史。有記者甚至跟隨紅軍長征隊伍，沿途報道。

其中一位展板中介紹的大公報記者，就是在「七七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中國記者，而他，就是我今天想向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向河北省的盧溝橋發動進攻，國民政府第二十九軍奮力抵抗，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正式開打。

打仗，從來都有兩個角度，在中方影過去，跟日軍那邊影過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畫面，所以，戰地記者好重要，要令世界知悉日軍侵華的真相，就要靠穿梭於戰場的記者。

於是，「七七事變」開始後三日，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一個住在北平、身材高大的青年，背着相機，拿着記者證，走出家門，隻身穿越一路的炮火，來到盧溝橋一帶。

到埠才發現，日軍已將戰場封鎖，在盧溝橋外圍了個大圈，不讓中國記者進入。因為這年輕人手持的是印有中英文字樣的證件，在接受了一小時盤查後，日軍終於放行。根據國際公約，記者和醫生在戰爭中是可以得到保護，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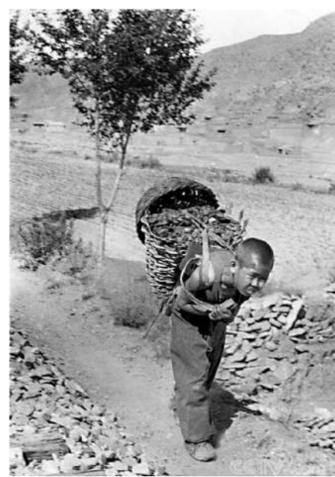
行無阻的。於是，這位年輕人就成了盧溝橋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新聞記者，也是唯一親身記錄「七七事變」的中國記者，他的名字叫——方大曾，他寫戰地報道的筆名叫「小方」，他用手上的相機和鋼筆，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時刻，向世界發出了關於「七七事變」的第一篇戰地報道。

方大曾當時是中外新聞學社及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亦是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他經常隻身遠赴前線採訪，然後將照片和文字報道交給各大媒體。

當年，方大曾拍下了日軍侵略的暴行，寫成著名報道《盧溝橋抗戰記》，除了在報紙刊登，也在上海《世界知識》雜誌、《良友》雜誌、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發表，這些圖片和文字，從此成為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一九一二年，方大曾出生於北京一個家境很好的家庭，父親是外交官。小學時，母親用七個大洋買了部照相機給方大曾，從此，相機便成了他形影不離、患難與共的好夥伴。

方大曾鏡頭下的影像總是與別不同，那個年代，能擁有相機，當然會用



來拍漂亮照片，或者風花雪月題材。但方大曾就剛剛相反，他喜歡真實、樸素的畫面，例如拉黃包車的車夫，做苦力的工人，故他的作品別樹一格，亦為時代留下很多當年中國真實的勞苦大眾畫面。

為了方便曬相，方大曾在家中院子角落以木搭建了一間黑房，每次出差回來，都會躲在黑房沖曬，也因此，他

◀方大曾攝影作品關注生活在底層的百姓現狀。

好多作品都留了在家，並得以傳世。後來，方大曾更拿着照相機在大江南北奔走，隨軍打仗，吃盡苦頭，但他的鏡頭也為後世人記錄大量戰爭真相。

方大曾在中法大學唸經濟系，畢業後到報社工作，因為英語出色，相片常被外國媒體收錄。一九三六年，方大曾去了天津當大公報記者，從此更加忙碌。

去盧溝橋前線採訪，其實並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單人匹馬赴戰場。根據妹妹方澄敏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後，哥哥就天天東奔西跑，永遠都在旅途中，他總是帶着一把雨傘、一條毛毯、一個背包、一部照相機，就離家出發採訪去。

篆刻印作祝福香港

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之際，湘籍篆刻家汪東明為大公報精心刻製了三方印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天下歸心」，對香港踐行「一國兩制」穩步邁向未來致以美好的祝願。

▶一國兩制。汪東明刻



▶行穩致遠。汪東明刻



▲天下歸心。汪東明刻

方塊字的表意

眾多方塊字中，纏字給我最糾結的感覺，不但筆畫多，而且結構繁複，乍一看已覺得沉重；那麼多筆畫互相纏繞成一團，何止糾結，簡直是透不過氣來。可它又是坦然的，彷彿是向你闡明：人生在世，糾結是必然，哪怕是糾纏不清，也是在所難免。



如是我見 李憶若

中國文字被稱為方塊字，因其獨特性，與其他用字母拼成單詞的表音文字不同，在於每個字都可以單獨完成，並且結構嚴謹而多變化。在象形的基礎上結合指事、會意、形聲等方法而構成。既能表意又能表聲，還能「望文生義」，從字形看出意義。

而纏字的表意，是一種情感，不管是愛抑或是恨，都是擔負。方塊字之所以複雜，在於形與意的結合；它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例如與感情和感受有關的字，底下幾乎都加「心」。比如：愛、戀、怨、懣、怒等，如此結構看似百般滋味，其實都在思緒纏繞的範疇內，是一種無法卸下的心靈煎熬。而這種煎熬，究其根源不外是一個或多個無法解開的心結。至於字面意義，感覺比定義深——人的感情怎能沒處着落呢？即使沒一點感情上的損傷，總不免有些鬱結吧（這鬱字更複雜，橫看豎看都是糾纏）。

原來中國人在很早以前就懂得了感情，更明白糾纏是怎樣的一種狀況。所以造字除了有「形」，更不能忽略「意」。考慮的是要如何準確表達糾纏的感情，故而用了大量的「糸」作為部件：如絞絲旁、縲絲邊、絞絲底等等。更因為明白，不是人在製造事情，而是心在支配事情的發生。因此所有能感觸到的，思想也好，意念也罷，一概

以「心」為部件，非心不可。

說來也真是百感交織。因而每讀到愛恨情仇的小說，就只有惆悵。而現實中的男歡女愛，一旦反目成仇，那種慘烈，連旁人看了都覺得膽顫。從中領悟到的是：極致的愛和極致的恨，都是病態，必定鑄成大錯。

說到死，怎能繞過日本文學？怎能不想起三島由紀夫？他不但描寫死，還親身完成死的演繹。關於他的切腹，眾說紛紜，有說他嚮往死的美，是對死有着獨特的審美。有說切腹是對美的絕對幻想投射；美不會因毀滅而消失，反而成就了它的永恆性。顯然，這種說法來自《金閣寺》。在小說裏，他借年輕僧侶溝口的獨白，寫了這樣的一段話：「燒死我的大火也能燒毀金閣寺，這一想法幾乎使我陶醉。在同樣的災禍和同樣的不祥之火的命運之下，金閣寺和我的各別世界卻變得屬於同一次元的世界了。」

三島毀滅性的審美，或許會被認為是病態。但在禪宗史上，「南泉斬貓」公案，千年來爭論不休。南泉斬貓事件，起於禪院東西兩邊的僧眾為爭搶一隻絕美的貓而起爭執，南泉禪師見狀，執起貓問眾僧，誰能道得即能救貓，道不得即斬貓。沒人道得，南泉禪師把貓斬了，即斷了有無相對的執念根源。後來大弟子趙州回來聽聞此事，遂脫下草鞋頂在頭上，意為問題沒解決。後來的爭論有的在貓的命上，有的在解決上，有的認為悟性高於一切。貓是執念的導火線，世人因我執，不計代價，不顧後果，成敗得失，卻隨着南泉的一刀，瞬間無意義。緣起性空，因貓而起的無明，當下最真實。

港樂如何「聲生不息」？



自由談 賴秀俞

象徵著一種香港文化懷舊熱潮。這裏的「港風」所指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說起那時的流行文化風景，不是「絕代風華」，就是「巨星輩出」。那個「黃金時代」是今天眾人評判香港流行文化的參考系。

最近主打香港流行音樂的綜藝節目《聲生不息》同樣生於懷舊。我們經由其中演繹的港樂抵達深藏於歲月之中的青春「鄉愁」。這份「鄉愁」之強烈，無怪乎在《乘風破浪的姐姐》與《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現身的香港明星全都精準擊中觀眾的淚腺。因為那時的他們風華正茂，而聽他們唱歌、看他們演戲的我們正值青春。何況《勇》《愛與痛的邊緣》《執迷不悔》《祝福》等香港流行音樂曾參與了不同世代的聽眾「愛的啟蒙」。我們對港樂的青春「鄉愁」多少也像初戀——千帆過盡，初戀依然迷人如昔。並且，在「愛的啟蒙」之外，由於不同區域之間城市化進程的「時差」，港樂的都市性格給這份青春「鄉愁」置入了人們對高度發展的現代化城市生活的渴望。在內陸地區，Beyond的《光輝歲月》《海闊天空》《真的愛你》至今仍擁有讓人驚訝的傳唱度。這些歌曲和九十年代前後的香港電影《英雄本色》《天若有情》等共享同一種情感結構，那就是存在於鋼筋森林中，豪情萬丈的江湖義氣，以及超脫於階級之外的人性底色和人間真情。而這些皆成為今天內地娛樂文化中「聲生不息」的香港文化想像所徵引的公共資源。

《聲生不息》所召喚的，正是這

種「想像中的鄉愁」。作為芒果TV、湖南衛視和TVB為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策劃的特別禮獻節目，它要為香港流行音樂著史——一部「唱出來」的港樂史。從這個維度上來看，《聲生不息》締造的港樂史自有其「微言大義」，它是內地與香港交融發展的文化見證。因此，這部看似充滿懷舊色彩的港樂史必然是一種基於當今兩地文化融合的發展現狀，具有鮮明時代性的文化論述。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參與節目的歌手構成中，其中的香港歌手幾乎都是這幾年內地文娛節目的熱面孔。李克勤、林子祥、楊千嬅、呂方先已參加過東方衛視的音樂綜藝節目《我們的歌》；楊千嬅更是湖南衛視真人騷《妻子的浪漫旅行3》中的主要嘉賓；而林曉峰、張智霖在《披荊斬棘的哥哥》中作為「大灣區哥哥」的一員被內地觀眾所熟知。

在歌曲選擇上，港樂中至為重要的兩大主題——奮鬥不息的港人精神與充滿都市性格的情感言說，《聲生不息》皆有涉及。不過，將編年史的書寫截止於新世紀之前的《聲生不息》，暴露出在接受史層面上，香港流行文化所面臨的真正問題：「黃金時代」過去之後，我們該如何認識香港流行文化？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

步，或許就是首先將「黃金時代」祛魅：實際上「黃金時代」並不存在，有且僅有我們的「黃金時代綜合症」。從這個角度重審近年來「港樂式微」的聲音，我們可以輕易發現其中滿布刻板印象的偏見。畢竟，除了Beyond、Leslie和Eason，Mirror的音樂作品也是港樂。在分眾時代，港樂擁有前所未有的豐富面相和更加澎湃的生命力。「巨星」不再，未必是壞事。

至於港樂如何才能「聲生不息」？《聲生不息》提供的答案之一，是老歌新唱。節目讓香港、內地兩地歌手聯手合作，對老歌進行重新編曲和演唱。其意義不僅在於讓老歌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同時也是一種新時代語境中新世代的新創造。這些歌手通過對老歌的不斷創新，賦予其中蘊含的情感以時代新解。老歌裏的故事也經由不同詮釋者的闡釋、補充乃至新編，延伸為一個綿延不斷的故事鏈條。

更重要的是，《聲生不息》預示了港樂所面臨的時代機遇。在當前香港與內地文化深度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新的情境、故事和話語將進一步激發港樂「新生」的創造力，由此締造新的港樂形式與生態，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值得期待的「聲生不息」？



▲《聲生不息》是由芒果TV、湖南衛視和TVB聯合推出的大型港樂節目。

紅隧通車憶過海



HK人與事 陳德錦

次頻密的天星小輪同樣人頭湧湧。不單因那時是以現金買票，更因為時間緊迫，過了海，無論上班或回家，還必須再搭車。在颶風活躍的季節，風高浪急，要奔走於兩岸的人更提心吊膽，害怕一旦小輪停航便回不了家。

今天年輕一代，未必能感受到紅隧通車為香港人帶來的興奮。回看香港開埠歷史：港島發展在先，九龍半島隨後；上世

紀中葉，九龍已是工業重鎮、人口大增，米糧牲口也由內陸經火車南下到此集散。不少人要「過海」上班、上學、探親訪友，兩地只依靠渡輪往來已是城市發展的短板。既然當年不能建一條跨海大橋，香港人只得等候這條以沉箱組成的隧道早日貫通島陸，而這等候終在五十年前的夏天有了結果。

猶記得家在灣仔、在九龍塘念大專的年月，早上我會從家中露台遙望碼頭，看看是否有渡輪泊岸，估計了班次，才決定往碼頭步伐的緩急。那時，我的「一小時生活圈」僅能由灣仔跑到獅子山腳，相隔不過是兩公里寬的維港、三四公里的陸程。有了隧道，可搭「隧巴」過海，方便直接，但受限於巴士班次不穩定，路面交通時有擠塞，所花時間其實相若。那時「隧巴」收費也較高，用車船接駁的方法

可省回幾文錢。

紅隧通車那天，由一位笑口常開胖胖的女藝人坐在古董車上由紅磡「潛進」水底，再「登陸」銅鑼灣，這十分鐘車程，一向依賴汽車渡輪的司機無不稱奇，不管收費稍高亦躍躍欲試。到大家都用慣了不再擔心諸如滲水通風之類問題，政府已醞釀建造另一條海底隧道，以地鐵穿越維港。有了紅隧、七年後也有地鐵通車，全港市民便不用在風季「望洋興嘆」了。

有了海底隧道，的確省時；但回想舊日，難道就讓時間在等車候船中白白溜走？在船上，我會一邊嚼麵包，一邊讀小說，間或在碼頭小報攤買到新一期的文學刊物。在車裏或小睡，或作一個文學白日夢。港九兩岸，文字和意象做了橋，讓我跨過很多非要細讀便不能領略的名作，一個一個藝術的站頭。